

前夜我走在路上,头顶有一轮很大的月亮,大概很久没见过这样的景色了。看到美丽的月亮,当然立刻想到苏轼的那几枚词句:“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……”我素来不饮酒,现在就连茶也不喝,所谓茶酒皆醉,看着当时的月亮只能更感喟于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”之哀。苏轼还有那首有名的《江城子》,里面那句“小轩窗,正梳妆。相顾无言,惟有泪千行”,对应那夜色,或许才更为恰当。不知王弗是什么样子的女子,但在东坡的梦里,他们夫妇二人互相望着彼此,感情深挚到无声胜有声,真是应极了这若有若无的月景。

古人没什么现代化的消遣,但心灵之丰富,今人远不能及,有人能不辜负这景色,高歌月赋,文火细烟,小鼎长煎,静静相坐,相视而饮,看着绿色的茶叶慢慢下沉,香味慢慢上浮,像冒襄说的那样:“如木兰沾露,瑶草临波,备极卢陆之致。”当然,也有如今人一般急匆匆走在路上,或是醉酒而归,或是急着赶一副麻将局里,又或是累得骨头酥散,只想吃一顿热乎的晚饭后,躲进温暖的被窝,似乎月亮与他们无关。

我记得过去也有过这样一轮月亮,钱唐人蒋坦在《秋灯琐忆》里回忆夫人秋芙时说到那一日:“开户见月,霜天悄然,固忆去年今夕,与秋芙探梅巢居阁下,斜月暖空,远水渺口,上下千里,一碧无际,相与登补梅亭,瀟茗夜谈,意兴弥逸。秋芙方戴梅花鬋翘,虬枝在檐,遽为攫去,余为摘枝上花朴之。今享旦倾圯,花木荒落,惟娥有情,尚往来孤山林麓间耳。”

很美的写意,不是吗?月色朦胧斜挂在夜空,远处水光浩渺,天宽地阔,上一色,蒋坦和他的夫人,品茶夜谈,兴致超脱而闲逸。古人是这么浪漫,秋芙插一朵梅花在鬓间,却不巧被檐下一枝弯曲的枝条挂住,一下子弹掉了,先生又从枝上为她摘了一朵补上,这个细节大约也是无声的,但你想那画面有多美,这是夫

妻之爱,不输东坡王弗的挚情。

王家卫电影《一代宗师》的开头有一段叶问自述,他说夫人张永成平时“话不多,因为她说,出口有时会伤人,两夫妻,要无声胜有声。”这种恭敬之爱,古已有之,譬如东汉的梁鸿和夫人孟光,夫妇俩

平时相敬如宾,史书上有记载的,举案齐眉这个词就是从这对夫妻那里得来,他们后来移居在无锡,竟就是在我的家乡,这里还有一则可作引伸的例子,青果巷走出来的百岁老人周有光和夫人张允和,每天上午 10 点钟喝茶,有的时候会喝咖啡,吃一点小点心,两个老人坐在一起,默不作声就在那里喝茶,你一杯我一杯,周老说这个叫“举杯齐眉”,因为古代

夫妇举的托盘所谓叫案,今天没有案了,只能叫举杯齐眉。沉默是一种美德,当然,在家庭生活里,沉默若要积淀成平淡之幸福,还需两个人各自有学养,彼此有尊敬,同时还有琴瑟和鸣。

过去听朋友胡建君转述过沪上名家陆康亲见的一桩往事。老上海的月份牌画家谢之光,冲破世俗偏见与一个名叫方慧珍的青楼女子喜结连理,据说,那个方氏曼妙可人,姿色绝佳,但自从嫁给谢之光,除了探望自己的父亲外,一直隐居不出。“文革”时,一家人经济条件不好,方氏每天却还是像过去那样总要喝点小酒,面前摆八个碟子,每样一点点,一块排骨一个碟子,有时几颗花生米也是一个碟子,就那样每天从早喝到晚,一边慢慢悠悠的喝酒,一边扶着窗台看楼下弄堂里的邻居淘米烧饭哄孩子,日子过得是静默无声。年华如水,谢之光死后,方氏就从棉被一角扯了一团棉絮,捏成一朵白花戴在头上,再将丈夫的照片紧紧抱在怀里,静坐在床上,从此茶饭不进,最后随夫君而去,这种老派人的生活景致,现在你是绝看不到了。

古人说:男,日也;女,月也。日光而月借,妻所以齐也;日昃而月代,妇所以辅也。想来不是没有道理。

早在东汉末年,由于连年灾荒,民不聊生。太行山区有个叫郭亮的农民,率灾民揭竿而起,后因寡不敌众,退守太行万仙山绝壁,并在悬崖上建起村庄,郭亮村由此得名。

它坐落在河南新乡辉县西北 60 公里的太行山深处,海拔 1700 米的壁立千仞的山崖上,当旅游大巴盘旋过万仙山,快接近被称为“太行明珠”的郭亮村时,突然发现大巴竟在绝壁中间穿越,这条挂壁中的公路内壁有的整齐平坦,有的参差不齐,形状各异,很不专业。这是怎么回事?

导游为我们解了密,原来为了打通与外部世界的交流,解决交通不便的瓶颈。1972 年,当时的村长申明信带领 13 位村民,在无电力,无机械的状况下,硬是在绝壁中一锤一锤凿出一条高 5 米、宽 4 米,长 1200 米的石洞——郭亮洞,这条蜿蜒盘旋,忽明忽暗的绝壁长廊被来拍片的日本裕田影视公司惊称为“世界第九大奇迹”。而从绝壁长廊的 13 个洞口都能看到不同的绝妙风景,有的岩壁像万丈屏障横向展开,陡壁笔直,气势震撼;有的层次分明,巍峨高峻,颜色由山顶到山麓潜移默化,视野开阔。笔者曾游览过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,与之可以媲美。据导游说,两个大峡谷已结为姐妹景点,真是一大佳话。

进村后曾寻觅到申明信的家,可惜这位现代“郭亮”已在 1984 年去世,享年仅 53 岁,但他的功绩却永留在村民的心中。

现在的郭亮村只有 30 几户人家,房子都建在悬崖上,不成行也不成列,但层层递增,错落有致,这里家家青石垒墙,户户白灰粘缝,蓝瓦盖顶,木门木窗,举目望去,满眼是石头房、石头路、石院墙、石板桥、石磨石碾、石桌石凳,真是一片石的世界,充满了原始美。

我们在郭亮村溜达,但见村前是沟壑起伏的皇碑尖岭,村后是翠叠叠嶂的莲花山,真是美不胜收的世外桃源,难怪《清凉寺钟声》、《李向阳》、《战争角落》、《走出地平线》、《天高地厚》、《举起手来》、《倒霉大叔的婚事》等 60 多部影视剧作品都在这里取景拍摄,郭亮村也被称为“中华影视第一村”。我们还遇到不少在这里写生的男女学生,三三两两在悬崖边、房舍前、道路旁安静地作画,他们迷恋于这里的风景,自己也成了别人眼里的风景。

郭亮村的民风非常淳朴。老人拿了山货在路边摆摊,不仅价格公道,而且分量准足,有位旅友买了一袋鲜山楂,只要 5 元钱。老人说有 3 斤,好奇地去称了一下,果然只多不少。这无疑也是原始美的一个佐证。



月之情

利维

1 月 10 日,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小文教授因病去世了。这位曾经以“布鞋院士”的称号而闻名全国的教授之所以会得到人们的景仰和爱戴,其实并不是他的学术成就,而是他的衣着,他那返璞归真的打扮着实令人感慨万千。人们亲热热地在谈论“布鞋院士”,但是又有几人能真正懂得这位中国地理遥感界的泰斗呢?在这个被互联网控制了的时代里,一切阅读都是浅阅读,人们只是称赞“布鞋院士”外在“质朴”,却没有深入读出他精神层面的内涵。

这些年大学教授的负面形象屡屡被曝光:有因挪用科研经费而入狱的、有因“潜规则”女学生被处分的、有因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而身败名裂的,当然还有在招生中收受贿赂而被法办的。与此同时,还有一些大学教授们已经跻身于娱乐圈,衣着光鲜、浓妆浓抹地在各个电视栏目中进进出出,或者怀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理想匆匆忙忙地出席各种学术会议,又或者发表各种惊天动地、泣鬼神般的学术宏论以吸引媒体的眼球。因此,人们惊呼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已经堕落了。

腊月香菜

汪亭

我说的香菜并非芫荽,而是家乡一种腌制的咸菜。腊月的故乡,放眼望去,田野上一畦畦的菜地,棵棵青菜,翠绿肥壮,好似胖乎乎的娃娃,端坐其中,煞是可爱。小寒大寒,一场雪后,就是制作香菜的好时节。

清代饮食专著《醒园录》下卷中,记载了香菜的制作方法。洗、切、晒、腌、藏,每道工序都是十分细致的活儿。阳光暖烘的早晨,下去去割几捆茎长叶短的蒿秆青菜。蹲在门前小溪旁,一片叶子,一片叶子地掰下来,放进哗哗流淌的溪水中漂洗干净。随之,将一篮子白生生的菜叶,一片片吊挂到院中搭架的竹竿上,沥水到晌午。晒至半干,有些韧劲的时候,再从屋里掏出宽大的竹编簸箕。垫上砧板,拿起菜刀,把嫩嫩的菜帮和菜叶,切成一寸多长,两三分宽的小条子,青白相间,水灵透了。

挑个暖阳高照的天气,将菜丝晒上两三天。等其收了水,色也变了,此时收起晒蔫了的菜丝倒入大木盆里,反复揉搓。直到揉出菜汁后,撒入精盐、白糖、茴香粉、辣椒粉、生姜末、大蒜泥,轻揉几下摊开。接着撒上炒熟的芝麻与碾碎的花生仁,浇些炼熟的菜子油,轻柔地搅拌均匀。菜已油光光亮,香气浓郁。但不可心急,还需藏入瓦坛中,密封坛口,让作料的味道浸透菜中。耐心等待十天半个月,打开菜坛盖,一股浓烈的香气扑面而来。拣些放到金边白瓷的小碟里,橙黄油亮的。撷几根丢进嘴里,细细地咀嚼,鲜嫩脆滑。现在,生活在城市,也会跑到附近的超市,找一找袋装香菜,但总觉得,没有老家腌制地好吃够味。或许缺少了一种叫“故乡”的作料吧!

今宵打盹

黄玮华
规范导游行为
(文具)
昨日谜面:食不言,合乎礼
(梁实秋散文集)
谜底:《雅舍谈吃》
(注:须读作“雅/舍谈吃”)

夜读宋人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,篇中千古名言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突显了一位知识分子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情怀,其思想之博大与崇高,考问了历代的人文与良知的缺失,是对享乐主义的空前否定!洞庭湖水天一色,岳阳楼巍然而立,象征着范氏的不朽。以后,我又陆续读了有关范氏一些笔记与传记,想进一步了解其人,从中受到更多的教益。

《宋史》说:他生于苏州吴县,二岁丧父,其人“少有志操”,为人“外刚内和”。他曾寄住庙中读书,由于家贫,一天只能吃二餐,那是凉成块状的粟米粥,一切为四,早晚各二。菜肴仅是切成碎段盐拌韭菜;范氏年谱说他在南京应天府书院读书,寝不解衣,夜半昏倦就

该记住“布鞋院士”啥

范玉吉

“布鞋院士”也就是在这种氛围中被媒体发现的。发现之初,人们或许多多少少还带着一些娱乐的心态来“消费”这位本来“隐身”于学术界的“扫地神僧”。网络上很多文章只不过是把“布鞋”所代表的“底层社会”和“院士”所代表的“上流社会”对立起来,在这两种原本格格不入的元素中找到了类似于戏剧中的冲突美。人们更需要深入到李教授的精神层面看他的价值坚持和道德操守,把他的人格美放到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大背景下来解读。院士的布鞋不仅仅是一种消费意义上的节俭,那双布鞋所折射出来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。

李教授有一种魏晋人的风度,看似散淡的衣饰,包裹着的却是他独立的精神。壁立千仞,无欲则刚。他淡泊名利,走红网络并非他的初衷,一个在国内外遥感学界大名鼎鼎的院士,名字却极少见诸媒体。据媒体报道,2014 年 5 月中国青年报想采访他,开始他拒绝了,因为他不

想“出名”。后来是因为记者说希望他跟年轻人交流交流,他才最终接受了独家采访。他不爱财,家人说他不爱管钱,银行卡几乎不碰。他认为身上的东西越少越好,所以他不喜欢用昂贵的服装来打扮自己,即使在长江学者的颁奖典礼上,他也是一身黑布衣裤,赤脚穿着一双黑布鞋。

其实像李院士这样的知识分子中国并不少,因为他们低调,所以不为世人所知晓。难说在其他大学的校园里没有几个李院士这样的“扫地神僧”,但是我们还是得承认这样的知识分子实在是太多了。相形之下,跑课题、搞经费、抛头露面、夸夸其谈、结交权贵、争名夺利、哗众取宠地发表各种怪论的人还是太多了。教书育人、学术报国,无论作为职业标准还是作为职业理想,都被一些人放弃了。

身外无絮繁,精神才能自由。不跟风、不盲从,在学术上才能有建树。有了独立的人格,自由的思想,才能真正树立起知识分子的形象。“布鞋院士”归来兮!

提到冬泳,一些看官会不寒而栗,心想:搞什么?冬天洗热水澡还冷,还去冬泳,真不可思议呀!冬泳需要一份不畏寒冷的勇气,需要一份持之以恒的毅力,更需要一份挑战自我的决心。可对很多冬泳爱好者来说,也许并没有那么复杂,“就是个玩的事儿。”在我的心目中,冬泳是一项好运动,它是提高机体对外界温度变化适应能力的一种锻炼方法,我乐此不疲。

冬泳,我还是向我祖父学来的。上世纪 50 年代,祖父在长沙一个运输队拉板车,拉板车完全是个体力活儿,因此他老人家身体挺棒。退休后,老人家就领着十来岁的我,经常去冬泳。从此,我与冬泳结下不解之缘。

热身、下水、凉水冲澡,是标准的“冬泳三件套”。冬泳,准备工作很重要。正所谓:磨刀不误砍柴工。冬泳前,跑一跑、跳一跳等热身动作,对身体很有帮助。简单运动后便可以下水了。在水中,一边游泳,停下来时,还要不停地摩擦身体。片刻工夫,我浑身发红,同时感到血液畅通,精神松弛。冬泳之后,精神焕发,工作效率很高。对不同的人来说,冬泳并不是时间越长效果越好,而需要根据每个人的体质灵活掌握,以免得不偿失。

说来有意思,我的夫人在我的影响下,也跟着去冬泳。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,也大大提高了身体的适应能力。由于生理的原因,女性到了冬季一般会手脚冰冷。而我的夫人却不像以前那样畏寒怕冷了。我想这也得益于冬泳的锻炼吧。如今,夫人还经常向我挑战。呵呵,她哪能是我的对手!输了可是会有惩罚,因此,洗碗的活儿被她包圆了。

冬泳了二十几年,我发现这不仅锻炼了自己的坚强意志,而且能使我精神抖擞,心情舒畅,身体放松地面对挑战。

冬泳按照祖国传统医学,叫“血管操”。因为冷水刺激体表血管收缩,冷热交替,使血管不断产生舒缩运动。经过长期这样的锻炼,可以提高血管舒缩的功能和体温调节的功能。当然,还有改善心血管功能的作用。

无论从实践效果上,还是理论上,冬泳都是有意义的。不过必须按照科学的方法,并循序渐进地进行。刚开始冬泳的时候,游的时间不宜过长,以后可逐渐增加。必须提醒的是,心脏病患者以及患有感冒、肠胃功能紊乱的人不宜进行冬泳。

要求他拨款修寺,范仲淹告诉他,你庙中地下有宝,请取出白银使用。

范仲淹一生以诚信守身,以此为立身之本。宋人邵伯温《闻见前录》八说:贾黯考中状元回邓州,曾拜见他请教为官之道,范说“惟‘不欺’二字可终身行之”,后贾成为一位敢冒讳直谏之良吏,邵氏叹曰:“呜呼!得文公‘不欺’两字者,足以为一代名臣矣。”

心忧天下,关怀民瘼,而以清贫自律。有某书谓“其妻衣食仅能自充,而好施予”,范又曾设“义庄”于里中,以赡养那些无依无靠的老人。在他带领下,仅苏州吴县一带,设置“义庄”(像是今天的养老院),济贫者即达六十四家之多。



爱上冬泳

黄显耀



七夕会
运动休闲